

前漢紀

十一之十六

俞漢紀

卷之三

前漢孝武皇帝紀二卷第十一

荀悅

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貢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始開其議仲舒廣川人也初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讀書弟子以次傳授其業或莫見面蓋三年不闕其園其精專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尊師之後應賢良舉上策曰夫守文之君當塗之士皆欲明先王之道以戴翼世主者甚衆然猶不能豈所操持失其統歟固天降命不可復反歟必推之於大中而後息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稱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昭其理今欲風流而令行輕刑而姦改何修而臻於此具明以喻朕意靡有所隱仲舒對曰臣謹

案春秋以觀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降怪異以驚恐之尚不知變而後傷敗乃至自非大無道之世天欲盡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彊而已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矣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矣詩云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皆勉彊之謂也昔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亾也而幽厲不由道也宣王修文武之業周道粲然復至矣非天降命不可復反也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臣聞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此受命自然之符也天下同心歸之若子歸父母是亦受命之符也夫天瑞應精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

赤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及末代衰微廢德義任刑罰刑
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
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
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
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純粹又治亂之所生故不
能齊一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
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陶者之所爲綏之斯安動之
斯來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
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
曰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己所爲也然則王者所爲必
則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德

不失而歲功成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化之被四表固難成也春秋謂一爲元一者萬物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本也謂一爲元者示太始而欲正其本也故爲人君者正其本心以正朝廷朝廷正以正萬民萬民正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皆正也則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植福祥畢至而王道成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不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一應瑞者凡以教化之不立而萬民不正故也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非教化隄防之不能禁也聖人之繼亂世埽除其迹而去之復修

教化而崇起之夫秦滅先聖之道爲苟且之治故立十
四年而亡其遺毒餘戾至今未滅琴瑟不調甚者必解
而更張之爲政而不行之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承暴
秦之後宜變其迹乃可善治三代相救夏尚忠商尚敬
周尚文今漢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王者有改制之
名無變道之實然所祖不同者救病扶衰所遭之變然
也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美不謂積日累久
也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宰相
是以有司竭其務治其業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
以致官是以賢不肖不得其真宜勿以日月爲功誠以
賢能爲實使郡國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一人以給宿

衛所貢得賢者有賞不肖者行罰如此率天下賢能可得而官也又曰積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消膏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識之天之所分與與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者大不得取其小也古之食祿者不食於民力是與天意同也昔公儀休相魯去織婦拔園葵曰臣也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妻女工之利乎夫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遑遑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言處君子之位者不可以庶人行也又曰春秋大一統一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師異道

人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非孔氏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仲舒對策擢爲江都相時易王甚驕而好勇問仲舒曰越王與大夫種后庸范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焉寡人亦以越有三仁仲舒對曰昔魯君伐齊問柳下惠曰吾伐齊何如對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者不可問仁人此問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而伐吳乎由是言之越曾無一仁矣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故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

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哉及其去位居家絕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所著凡百三十篇而說春秋事復數十篇朝廷有大議使者就其家而問之國家大議多仲舒發之春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車騎將軍李廣屯雲中車騎將軍程不識屯鴈門以備匈奴六月罷廣隴西人也爲將得士衆心無部曲行陣善就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少文書而程不識正行伍部曲營陣擊刁斗自衛吏治軍簿至明士卒不得自便而俱爲名將夏四月赦天下復七國宗室削絕屬籍五月詔舉賢良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是歲天星盡動揺上問候星者對曰星揺民將勞也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始詔公卿議伐匈奴匈奴者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其在於古曰淳維匈奴始祖名薰粥氏山戎獫狁是也始祖居於北邊隨水草畜牧而轉徙居無城郭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法以言語爲約束其俗寬則射獵急則習戰長兵則弓矢短兵則矛鋌見利則進不利則退食肉衣皮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父死則妻其母弟兄死皆娶其妻其俗有名不諱無文字自商周已來世爲中國患至匈奴姓攣鞬氏國人稱之曰撐犁孤塗若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若言天子也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軍左右大當

戶凡二十四長其大臣皆世官職左賢王將居東方上谷之東北接穢貊朝鮮右賢王將居西方治上郡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代郡雲中歲正月諸王長小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庭而祭其先祖天地鬼神秋大會蹕林校閱人畜其法拔刃尺者死盜者沒入其家財單于朝拜日夕拜月其座長左而北面日尚戊己其送死有棺槨衣衾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人舉事常隨月月盛壯則進兵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則賜一卮酒而得所虜獲因以與之得人因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趨利秦始皇時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臨河徙謹人

民以充之因山險谿峻繕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是時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頭
曼太子名冒頓殺父而立是時東漢疆盛使使請冒頓
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
頓曰奈何與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又使人請冒頓一
闕氏冒頓問左右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鄰
國愛一女子乎復以與之東漢以冒頓爲畏已愈驕匈
奴間有棄地不居者千里東漢又使求之冒頓問羣臣
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於是冒頓大怒曰此地者國之
本也何與之有斬言與地者即上馬令有後出者斬遂
東襲擊東漢東漢不設備遂破滅東漢西擊月氏東并

樓煩白羊河南悉收秦所奪地遂入侵燕代北服渾窳
屈射丁零高昆新黎之國控弦之士四十餘萬自上古
已來唯冒頓爲彊大高帝有平城之圍時冒頓爲書戲
慢甚不敬高后怒詔羣臣議擊之樊噲曰願將十萬衆
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高帝困於平城
噲爲大將軍不能以四十萬解高祖之圍而欲以十萬
乘橫行匈奴中是面謾也且如禽獸得其善言不
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乃遣使報單于書畧
辭厚荅遺以御車二乘馬十騎單于又遣使來謝至文
帝遣老上單于書封以尺一牘印曰皇帝敬問單于單
于報以尺一牘封皆大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

大單于敬問皇帝自是數侵邊及單于背約寇邊無已於是上議伐之大行王恢曰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匈奴輕疾之兵也至如颶風去如流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將卷甲親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徐行則後利疾行則糧絕難以爲功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故高帝始結和親孝文遵其約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王恢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各因時宜也且言擊之者固非發兵而深入也將順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選驍騎羽林壯士陰爲之備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必可擒也上

從恢議夏六月護國將軍韓安國驍騎將軍李廣輕車將軍公孫賀屯騎將軍王恢材官將軍李息襲匈奴陰使鴈門馬邑豪聶壹詐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以降則物可盡得也單于愛信之令歸爲間壹乃詐斬死罪囚頭懸邑城上以示單于使者使者還單于乃將十萬騎入武川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伏馬邑旁草中王恢李息約從代出擊輜重單于未到馬邑百餘里鴈門尉吏行徼單于大驚而還曰吾得尉吏天也以爲天王乃遠走兵追至塞不及乃罷上大怒恢首謀不出兵擊單于輜重也恢自殺時主父偃上書諫伐匈奴曰臣聞怒者逆德兵者凶器爭者末節數戰窮武未有

不悔者也始皇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竄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可以耕而食也得其人不可役而畜也勝必殺之非仁德也疲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始皇不聽出兵攻却地千里皆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戍河北飛藋輓粟以遠轉輸率三十鐘而致一石天下所以叛也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偃凡上十事其一事諫伐匈奴九事爲律令燕人徐樂上書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秦之末世天下大壞是謂土崩吳楚七國之時是謂